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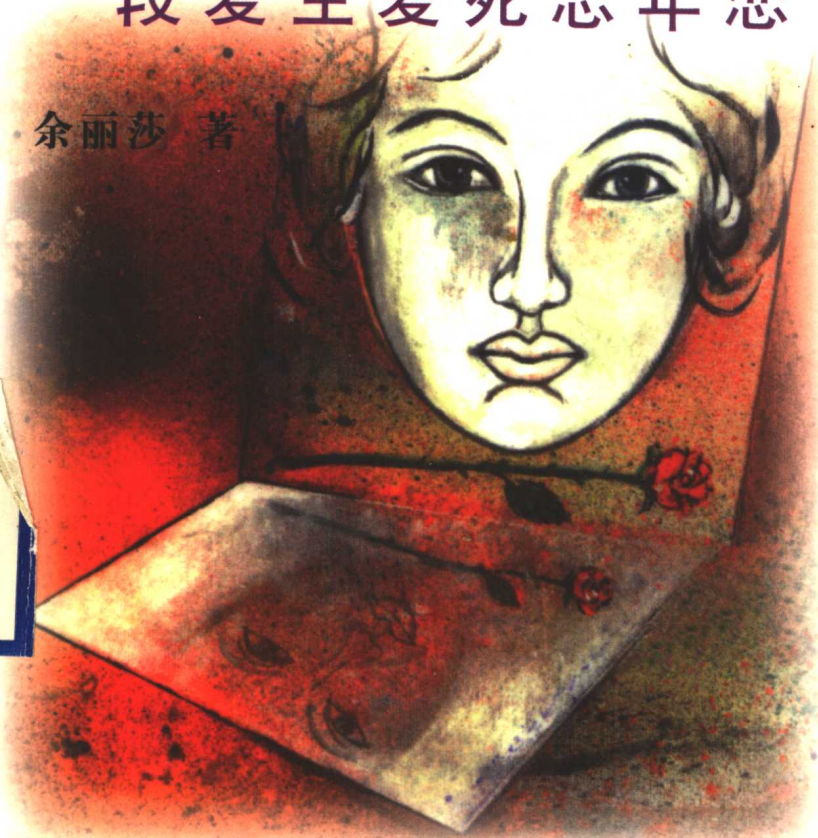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
亲历作品系列

心影心影

一段爱生爱死忘年恋

余丽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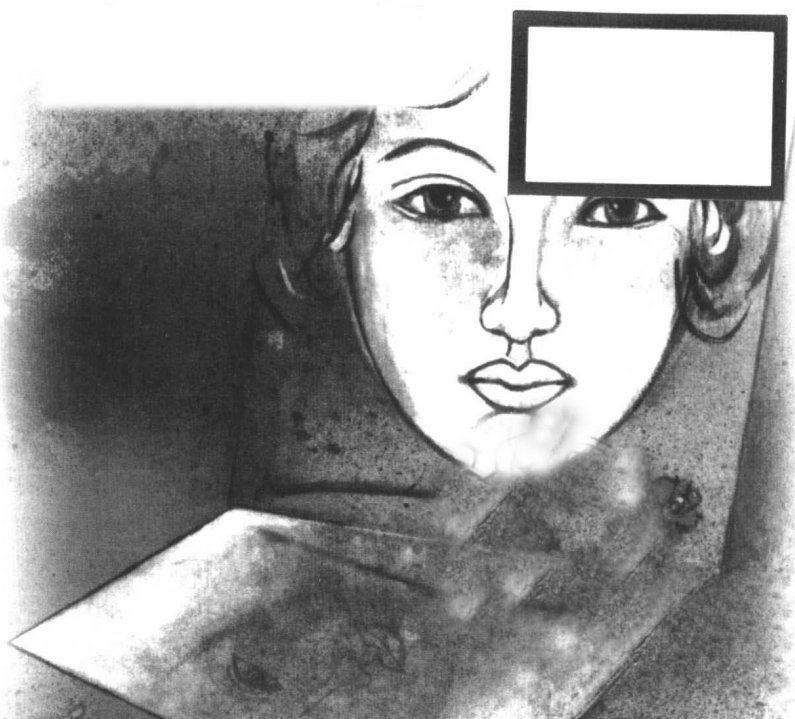
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

亲历作品系列

心影心影

一段爱生爱死忘年恋

余丽莎 著 \ 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影心影/(新加坡)余丽莎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1999
(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亲历作品系列)
ISBN 7-5360-3142-4

I. 心… II. 余… III. 长篇小说-新加坡-现代 IV. I339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1025 号

余丽莎亲历作品系列

心 影 心 影

余丽莎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广东中山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 插页 90,000 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 册

ISBN 7-5360-3142-4

I·2652 定价: 1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序

一九九五年×月×日，一段极具爆炸性的新闻震撼新加坡这个质朴、平实的国家。

一个月后，新加坡中、英文报又再次报道：富豪陈子峰夫人绑架勒索案有新的突破，警方昨晚在兀兰成功缉捕二名中国籍男子和一名新加坡籍男子，并搜到大量有关的文件……

在这部《心影心影》的书里面，我把自己的童年、成长、结婚用文字写出来，希望曾参与绑架我的人读下去。绑架勒索的整个过程，请看《非常日记——我被绑架的日子》。

方怡芳

——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清楚了解历史，记住回忆中的每一段小故事，我用第一人称来辑录这段述说。

一九五九年，一个年轻、英俊的男子提着皮箱，简单的行李，站在深圳罗湖又破又旧的火车站站台上。他穿一套苏格兰呢绒西装，梳一中间分界的发型，给人的感觉像中国人可又有点不完全像，说是外国人却又有中国人的皮肤，反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他干净利索，与车站外的行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车站外的中国人穿蓝布粗衣，脏到都快变成一面镜子，又光又亮，补丁叠补丁，原来的布都快看不见。

这男子叫方格雷，是一位从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完的建筑博士，年约廿九岁。他身边是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。看上去大概有四个月的身孕，中等个子，皮肤白皙，匀称的五官，在秀丽端庄的脸庞上闪动着一双放电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任何一个异性

见了都会为之心动。一个年约三岁的小女孩穿着厘士绒裙，抓住妇人的衣角，不敢吭声，缩在妇人的腿边。新的环境，使她害怕。衣衫烂脏的人，将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挤迫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，水泄不通，喧哗不停。车顶上也一样，坐满了提着大包小包急着赶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人。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尽快离开灾难重重的故乡。

八年抗日战争、十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，以及其后的自然灾害，使他们厌倦，他们冀盼的是一餐饱饭，平实的衣着，没有争斗的环境。他们是一群平实得不能再平实的平民百姓。

几个乞丐伸出黑而脏的手，可怜地对方格雷讲：“先生，能给我一元港币吗？”小女孩吓得大哭，方格雷把女孩抱起来，从衣袋里拿出一块钱，递给乞丐。

“谢谢，”其中一个接过钱，磕头多谢。然后用不解的眼光，看看小女孩，又看身边的妇人，“你们一家是从香港过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方格雷点点头，话不多。

“我们都往香港逃，你们却相反。”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方格雷有点迷惘。

“你看火车就可以知道了。”乞丐往停列车的方

向指。

从香港回到深圳的列车，空空如也，不超过二十人。而从深圳去香港的列车，少说也有几千人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家乡遇到水灾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能不逃吗？”

小女孩继续哭，方格雷拿出一块瑞士糖。

“珍珍，不要哭，乖。”

一乞丐看到包装精美的瑞土方糖，贪婪地盯住，往肚里猛吞口水，他们可能饿得太久了，“先生，你们真有福气。”乞丐忍住饥饿感，转身走了。

小女孩吃了糖，不哭了，伏在爸爸的肩膀睡着了，妇人也大概是累了，坐到皮箱上，扶住方格雷。

他们三人就是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。

过了不久，一辆长春生产的吉普车驶到车站停车场，从车里跳下一个男人，他穿着列宁装，体格魁梧，英姿飒爽，骤眼看上去，还以为是飞机师。他径直走到方格雷面前，伸出热情的手，大大咧咧说：“方格雷。”两双充满了活力的手交叠在一起，他和他的重逢充满了喜悦之情。

“陈子峰。”

“吉普车半路死火，让你们久等，对不起。”

“老同学，不要说对不起。”

陈子峰转过身，“是方太太吧？”

“方陈妙仪。”妈妈伸出手与陈子峰握手。

“美人胚一个。”陈子峰打趣地说。

“你也一样，英俊潇洒。”方格雷听陈子峰赞自己的太太，也回敬了一句。

“潇洒可以说，英俊却谈不上。”陈子峰给方格雷的话逗到笑起来。

“在英国，格雷经常提起你，百闻不如一见。”妈妈也插嘴。

“格雷又说我什么坏话了？”

“我说你在香港圣约翰读中学时候，最会偷鱼塘里的鱼。”

“偷鸡摸鱼，是我的本行。”

他、她、他都给他的幽默逗笑了。

“陈子峰，你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，每个和你在一块的人，都会感到如沐春风。”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陈子峰笑个不停，用手拍拍方格雷的手臂，“文质彬彬，肉都长到脑袋里了。”

“你呢？还是那么结实，考到飞行员驾驶证了？”

方格雷说。

“在香港考到第二天，就回来了，没有机会开。”

“真有你的。”方格雷同样拍拍陈子峰那结实的肩膀。

“家嫂，星洲人，大坡长大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业……”陈子峰对妈妈很尊敬地说。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方怡珍，芳龄三岁。”陈子峰又指指在父亲怀里睡着了的姐姐，然后从父亲手里抱过姐姐。

“什么你都知道。”

“方格雷信上都跟我讲了。”陈子峰一手抱姐姐，一手迅速地提起放在地上的旅行袋，“家嫂，上车再谈。”陈子峰上到车，把姐姐放在车头的位子，用安全带绑住。“格雷你和家嫂坐后面，扶住家嫂，小心。”

吉普车打了几次火都着不了，陈子峰跳下车，打开车头盖，用手扯断连接摩打的点火线。“格雷，你试试踩油门。”

方格雷拉下煞车把，踩下油门，车还是发动不起来。

陈子峰又走到车尾推车。“格雷再踩油门。”车

轰隆隆发动了。陈子峰叫方格雷坐回后面去，把车子开走了。

方格雷看陈子峰风风火火的样子，有点好笑，但一点怨言也没有。

“子峰，上中学的时候，你父亲买给你的积架车，你丢掉，来开这种破车。”

“为理想嘛。你也一样，舍伦敦不住。”

那年代，深圳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，没有柏油路，尽是一些凹凸不平的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，加上国产的吉普车防震特别差，妈妈几次被震到用手下意识地护住肚子，她害怕孩子在不适当的时候，不经意间被震出来。

“格雷，我的信都看了吧？”陈子峰在车上问父亲。

“不看，我会辞掉剑桥的教授职衔回来。”

“祖国重建需要你这样读饱书的科学家。”

“是读书人，不是家。”父亲幽了陈子峰一默。

“下个月十六号，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你和一批从外国回来的科学家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父亲惊喜万分。

“北京人民大会堂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父亲拥住妈妈，在她的耳边说：“我们要见总理。”父亲有点忘形，此刻在他的眼前，泛起一道道七彩缤纷的霞光，仿佛在茫茫的大海游太久，看见了陆地。

就是这个陈子峰，这部吉普车。改变了父亲的一生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从这条路开始。来到了人生的起点。

吉普车在路上走了八个小时，在一条河的上游停下来。

“格雷，这就是我在信上提到的惠州。”

“啊！”父亲从车里下来，站在寸草不长的山岗丘陵上，眯起眼，看着河。

惠州城外有一条河，长的河，经过东莞穿过当年林则徐禁烟、烧鸦片的虎门，流入珠江，形成一个咸淡水交界的三角洲，然后注入大海。

河的两岸原本是绿树成茵的山坡，这里的人世代代过着靠山吃山，靠河吃河的原始生活。男孩子从懂事开始就牵着牛去河边吃草，女孩子绣花、勾纱赚线帮补家用，这里的人几代都甚少读书识字，他们每天的希望就是把河这边的东西卖到河对岸那边就可以了。因为河的这边是乡村小镇，河的那边连

着大海，直通香港，是什么都要的大都市。

他们操的是客家话、广府话、潮州话。

“河的两边没有道理不长草。”父亲望着荒废了的两岸，奇怪地问陈子峰。

“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。”陈子峰指着河的另一边，也许是遥远、熟悉的另一边，“那边是香港，政府为防敌人颠覆破坏，动员人民把树树草草都砍光，割净拿去大炼钢铁。”

“造成了沙泥流失，生态失衡。”父亲痛心疾首地说。

“所以两岸的人都想跑去香港。”陈子峰不无感慨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知识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啊。”

“所以新的五年计划里，国家政权吸取教训，重新耕种这些土地，在这里建一个军用机场，你就是总设计师。”陈子峰对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。

对前景的憧憬，同样使年轻的父亲兴奋莫名，“我不知能不能胜任。”

“绰绰有余。”

一句“绰绰有余”，父亲就在这一穷二白的国度里，贫瘠的土地上走完了人生“希望——失望——痛

一段爱生爱死忘年恋

苦的历程。”母亲也经历了富家小姐——艺术家——农妇——寡妇的转型。我也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，降生在只有山稔树陪我走过的童年。还有我一生忘不了的妈姐情缘。

一天，陈子峰领来了一位佣人，年约廿岁，生得白白净净，剃得弯弯的两条眉毛下闪动着一双聪慧、皎洁的眼睛，明眸皓齿、干净利索，穿一套叫“薯莨纱”的黑色仔襟唐装，脚上套上一对木屐，走起路的的哒哒的响，她放轻脚步，因为稍微重一点，木屐即会发出扰人的响声。她提住一个藤筐拿着一把纸伞，静静地站在陈子峰的后面。

妈妈正在屋里的木板床边喂我——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婴儿喝牛奶，看见他们两位，放下我在床上，顺手拉起一张用木头随便钉的木凳：“子峰，进来坐。”

“家嫂，你忙。”

妈妈倒了两杯水递过去，“过门都是客。”

“自己人，客气话不必说。”子峰从床上抱过我，“挺可爱的，把父母亲的优良基因都吸干了。”

“怎么会吸干呢？”妈妈带着一脸的满足。“这位

是……”

“是花姐。”

“花姐。”妈妈热情地拉起花姐的手，“来将藤筐放下，不然会累。”

“太太。”

“不要叫我太太，现在不流行了，就叫妙仪吧。”

“我习惯了，一下子没办法改。”

“慢慢来吧。”陈子峰插了嘴。“花姐是从顺德来帮佣的。”

妈妈看了花姐一眼，眼光停留在花姐的“薯蓣纱”衣服上。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无可挑剔是吗？”陈子峰问妈妈。

花姐给妈妈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先生把孩子交给我。”她做事快，而且利索，熟练地从子峰手中接过我，坐到客厅饭桌边喂奶，谁知道我哭，花姐放下奶瓶，打开尿布：“孩子哭有两样，不是饿就是撒尿。”

妈妈看见花姐熟练的手势，再一次满意地向陈子峰点点头。

“是女孩，”花姐打开尿布喃喃自语。

“好了，我的经纪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先忙吧。”陈

子峰起身告辞。

陈子峰走了以后，妈妈走去帮花姐照料我，顺口问了花姐是哪里人。

“顺德大良。”

“读过书？”

“太太，我连自己的名都不会写。”

“结婚了？……”问到这里妈妈有点怯怯。

“我梳起不嫁。”

“啊！”怪不得穿蓑蓑纱，妈妈醒悟过来。

“我梳起已经三年。”花姐脸部的肉有点扭曲，表现出一丝生气。

“对不起。”妈妈有点不好意思。

花姐就是在我出生后，从顺德来到我家，帮妈妈照顾料理家务。

花姐每天都起得很早，大概清晨四点就起床，挑着一担木桶，一只桶装脏衣服，一只桶装米和菜，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东江去洗。

这条美丽的河，河水清凉香甜，河的两岸，经过人们再次耕耘，已经长出了一些青青绿绿植物，荒废了的田园也重新耕种，禾苗迎风摇曳，山岗上的山稔树也开出了紫色的小花。

每天早晨跟随花姐到东江去的是小猫——阿珠（花姐叫它的名字），它乱蹦乱跳，在河边用麻石砌成的石级，花姐在洗衣服、菜和米，它就用爪尝试着从河里捉鱼，偶然也有一两次成功。完事了，花姐就挑着一担水，用竹篮装衣服和菜米回来，煮好早餐，白粥、咸菜，唱着鸡公仔，尾弯弯的童谣，哄我和姐姐下床，洗脸洗手，换好衣服，吃早餐，然后送我们到幼儿园。妈妈几次叫花姐不要到东江去挑吃水，用家门口的井水就可以，但花姐每次都是那句话：“东江水，养靓人，喝了头脑聪明。”

花姐的表达方式直接而且简单。

妈妈每次称赞花姐“心地好，人能干”。花姐只是抿嘴笑笑。她从来不讲自己的事，不讲家乡的亲人，只是有时讲乡下的姨妈，也是只言片字，从不刻意去提，好像她没有过去，只有将来，看到我们两姐妹一天天长大，她就特别高兴。

星期天，不用上幼儿园，花姐就带我和姐姐到东江河去。她一到就在沙滩上画一个大圈，叫姐姐和我都不要走出圈外，不然白骨精吃了你们。孙悟空要到石级那边洗衣服，救不了你们。

姐姐乖乖地坐在圈子里，看小人书，我却顺手拾

起沙滩里的贝壳往沙上乱画一通，小狗、小猫、大白菜啊，反正心想画什么，就画什么，却什么也画不像，那是童年的涂鸦。

花姐在河边洗衣服，也乐得唱世代代传下来的地堂歌《晒谷场》：

月光光，
照地堂，
年卅晚，
摘槟榔。
槟榔香，
摘子姜，
子姜辣……

和谐、悦耳的民谣，伴着淙淙的流水声夹杂着洗衣服发出的声音形成了一曲优美的旋律。

花姐是一个好学的人，她虽然没有读过书，见姐姐写字，她就问是什么字，妈妈见到就叫花姐参加晚上的扫盲班，一星期两个晚上，每晚两小时。没多久，花姐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——招菊花，还会写一